



谢灵运游览过的楠溪江 曹凌云 摄

虽已过了霜降,到了深秋,但山色依然苍翠葱郁。山坡上茂林修竹,灌木野草;山谷里流水潺潺、云雾缭绕。一位阔脸浓须的男子,拄着手杖,踏着石阶,溯山涧而上,向着巍峨的高峰攀登。登山之前,他摘去了官帽,脱下了朝服,让自己成为一个自由的旅行者。

是的,他就是谢灵运。这是南朝宋永初三年(422),少帝即位,权在大臣,谢灵运被权臣以“构扇异同,非毁朝政”的罪名,贬为永嘉郡(今温州一带)守。过惯了奢华生活的“谢家子弟”,从繁华的京城到偏僻的温州做一个小官,这是多么大的人生落差,他郁闷、叹息,步履迟迟,来到温州是当年的八月十二日。

温州地处东海之滨,依山傍水,山清水秀,远离战事纷扰、朝廷争斗,况且前朝大书法家、谢灵运的太姥爷王羲之也曾做过永嘉郡守。在人生困境中,谢灵运与温州山水相遇,他想寄情山水,排忧解难,让不安的心灵安顿下来。

郡城西北四十里外有座绿嶂山,重峦叠嶂,草木掩映,溪水荡漾,谢灵运决定前去游赏。那天,他与随从来到位于永宁县(今永嘉县)的绿嶂山,已是午后。他一路上留恋古木和竹林,见一条溪流蜿蜒在磊磊顽石中,开始溯溪寻源。到达源头时,已是傍晚,驻足凝望,夕阳映照,群山剪影。诗人满怀激情写下“涧委水屡迷,林迥岩逾密。眷西谓初月,顾东疑落日”(《登永嘉绿嶂山》)的诗句。

谢灵运命人备好舫艖,带上书籍、衣履等,溯江而行,涉足探幽。他见两岸溪滩上都是白晃晃的鹅卵石,让船工停船歇息,拂衣登岸,走过卵石滩,见一路亭,便在亭中留下“近涧涓密石,远山映疏木”(《过白岸亭》)的诗句。他在山路上遇到一位砍柴人,砍柴人告诉他再走几里,可见大小不一的石洞。谢灵运一听,就让他带路前往探访。山路崎岖不平,果见不少山洞,让他赞叹不已。他在《游名山志》中写道:“楠溪入一百三十里有石室,北对清泉,高七丈,广十三丈,深六十步,可坐千人。”这有着白石滩的江流,就是如今声名远扬的楠溪江,而“石室”,就是后来被道家誉为“天下第十二福地”的陶公洞,南朝齐、梁时道教思想家陶弘景曾隐居于此撰写《真诰》。

温州山水郁葱而秀丽,谢灵运一行乘船来到鳌江,抵达横阳县(今平阳县)。他听说县城南边有一座岭门山,两峰对峙、中豁如门,便于次日一大早前去游览。时令已是初冬,谢灵运踏着地上的白霜,进得山中,只见碧水云天,深岩幽谷,危峰兀立。谢灵运登上山巅,极目四望,北有飞云江,南有鳌江,两条大江像两条白绸环绕在连绵的群山间。他感慨万千,即景赋诗:“千圻迥不同,万岭状皆异”“海岸常寥寥,空馆盈清思”(见《游岭门山》)。西汉名臣龚遂与汲黯,出任太守时政绩出色,而自己治理下的永嘉郡民,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、耕读传家、安居乐业的幸福日子。想到这里,他不禁有了自得之情。

春天来了,杨柳牵袖,鸟声清脆,谢灵运一行来到郡西四十里的上戍浦,前往竹鼓山。山岭几度盘桓,大山深处暮霭缥缈,山花烂漫,山上有巨石如鼓,敲击能发出“嘒嘒”之声。谢灵运见春光明媚,心想家乡会稽(今绍兴)的春色如何?京都

燕子筑巢在房梁上,绿头鸭营巢在湖塘草丛中,麻雀搭巢在墙洞屋檐下,都不如喜鹊选择在树上筑巢。那是一个因陋就简的风流寒士,是一份视野开阔的洒脱自由。我尤喜北国冬天树上的鹊巢,当树木删繁就简,唯剩下光秃秃的树干,好像减掉臃肿脂肪的思想者,冷峻挺拔,棱角分明。此时,鹊巢孤零零地暴露在天地间,宛如期待已久的梦幻,仿佛含苞待放的花蕾,好像硕大不落的果实。

小区附近的健身广场,有一棵粗壮的白杨树,树上有三个鹊巢,错落有致,仿佛一栋三层别墅,住着三世同堂。时间的风雨兼程,把它出落得如一幅空灵简笔的水墨画,留了飞白的痕迹。冬天的树上,鹊巢是壮观的风景,稀疏的枝丫是通往自由的路径。每每散步至此,我必驻足,仰望凝视。

喜鹊戴着一顶黑毡帽,穿着长年不换款式黑白相间的大衫,飞来飞去,忙碌衔来的不仅是树枝、羽毛和细丝绳,还有一个个希冀、向往和爱。它不像慵懒的小麻雀,爱凑热闹,在房前屋后的庇护下生活,听市井故事,体察民情;也不像绿头鸭借助芦苇的遮蔽来营造浮巢,不会潜水捕鱼,只会嬉游水中。喜鹊在四面凌空的高枝上筑巢,既享受阳光雨露的沁润,也接受暴风骤雨的袭击,过着无怨无悔的一生。

鸟儿的技艺和智慧超出人类的想象。喜鹊顺势择木而栖,借助树木的天然结构,依枝而建,从考察选址到设计筑巢,没有庞杂宏伟的团队,不借助人类的机械设备,仅凭一张尖尖的



天高秋月明

——谢灵运的温州踪迹

□杨明明 曹凌云



谢灵运游览过的江心屿(旧照)

建康(今南京)的春色如何?心中愁绪不禁被触动,吟出了“日末涿增波,云生岭逾叠”“佳期缅无像,骋望谁云愜”(《登上戍石鼓山》)。眼中景,心中境,在谢灵运的笔下,山水是最美妙的意象,他既写实,也抒情。

就这样,谢灵运钟情山水,探奇搜胜。夏天悄然而至,他站在瓯江南岸,心想唯有行旅,才不会使精神倦怠。瓯江口外即是东海,他要由江入海,漂海游历。这样想,也便这样做,雇扁扬帆起航。水天一色,波光粼粼,航船在乐成县(今乐清市)磐石、白石等地均有停靠。谢灵运上岸巡视农田,听取民声,这里的百姓正遇灾年,生活贫寒。他当即表示要兴修水利,筑好海堤,护卫农田,还写下《行田登海口盘屿山》《白石岩下径行田》等诗,以表决心。

乐成北部是雁荡山,开山凿胜始于南北朝。谢灵运走进了雁荡山的斤竹涧(今名筋竹涧),这里峰峦险峻,岩石错落,涧中飞瀑奔流、深潭遍布。谢灵运越岭涉涧,沿栈道曲折前行,吟出了“过涧既厉急,登栈亦陵缅。川渚屡经复,乘流玩回转”(《从斤竹涧越岭溪行》)。

航船进入了浅海,海潮退去,滩涂上爬满了红脚的招潮蟹。谢灵运舍舟登岸,“扬帆采石华,挂席拾海月”(见《游赤石进帆海》)。海产珍奇,俯拾皆是,他喜出望外,心中充盈着愉悦。谢灵运沿河一直向南,河里鲈鱼出没,河面白鹭翻飞,他来到了仙岩山,蹀履梅雨潭,游览黄帝的仙踪,收获了“低徊轩辕氏,跨龙何处巅?仙踪不可即,活活自鸣泉”(《舟向仙岩寻三皇井仙迹》)等佳句。

二

谢灵运寄情温州山水,获得了自处之道。贬谪之地,成了他安放自己内心世界的一方净土。当时的永嘉郡,辖永宁、安固、横阳、乐成、松阳五个县。更久远些的东晋明帝太宁元年(323),析临海郡温峤岭以南地置郡,称永嘉郡,这是温州地区最早由中原王朝官方划定的独立建制。置郡最初五十年,乐成县还未从永宁县析出。

瓯江南岸的永嘉郡城,传说为著名风水学者郭璞选址、布局,采取倚江、负山、通水的建城构设。郡城跨山而筑,城墙采用蛮石垒砌,城有七门,分四向而立,城东、西有人工护城河,城北临



鹊巢

□傅彩霞

小嘴,衔来一根根树枝软草,就建起一个家。麻雀重视位置,大多把巢建在不被人叨扰的废旧建筑旁或墙洞里,有点粗鄙俗陋之态。喜鹊鸟巢在光秃秃的树上,枝杈交错,就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家。那对喜鹊有一种把日子揉碎酿成诗的默契,“喳喳”的鸣叫声,仿佛倾诉爱的喃喃细语,也好像预示好事就要来到。

如果说,燕子和麻雀的巢是乡村平房,绿头鸭的巢是水上景观房,那么,树上鹊巢就是空中别墅。燕子筑巢梁上,时常有主人喃喃呓语,叨扰香甜梦境;绿头鸭临水而居,栖息入眠伴着水声,却需要秋天南迁越冬;唯有鹊巢接近自然,在宇宙天地风云之间,不受羁绊地自由翱翔。风雨中挺立的鹊巢,何尝

不是大海上的点点白帆,乘风破浪?寒林叶落鸟巢出,何尝不是一种孤寂清冷的人生境界?

智慧结晶的鸟巢,是人类争相效仿的对象。北京奥运会的“鸟巢”成为建筑中的伟大艺术作品,是设计师们参照鸟巢豁然开朗的构思,承载着传播文明的火种,让一代代人走在民族复兴的路上。人们学习鸟儿搭建家园的美学空间,却没学会鸟儿不贪婪、不攀比、不妄求的超脱思维。鸟儿有个遮风避雨的家,在爱巢里安心繁衍抚育下一代,足矣。

被雨后雾气笼罩的鹊巢,彰显着别具一格的磅礴大气,很有鸟巢枯枝对天歌的况味。鹊巢搭建在时间的光阴里,铭记了日月星辰,收藏了碧云蓝天,面对风雨雷电的侵袭,依旧刚毅卓绝,坚贞不屈。鸟鸣时而轻柔婉转,时而欢快啾啾,时而高亢嘹亮,时而悲凉吟啼,喜鹊的鸣啾是一首带着情绪色彩的歌。孤独寂寞的白杨树,因了鹊巢而生动,瞬间充满了生机活力,犹如暮气沉沉的家,来了蹦蹦跳跳的孩子,欢歌笑语,阳光明媚。忽忆起,自己少不更事,和小伙伴们一起掏鸟窝、摸鸟蛋的童年往事。

遗憾的是,我不是鸟类专家,不知喜鹊为何每年都忙忙碌碌筑新巢,这是多么耗时巨大的工程啊!它抛下的旧巢,是为了迷惑防御巢寄生性鸟类的危害,还是被“后浪”重新修复装修,组成一个崭新的家,开始烟火缭绕的日子?抑或由于子女继承,世世代代繁衍生息,讲述着老喜鹊们的传奇故事?凝视树

自然,文辞简约,浑然天成,被后人评价为“惊天动地”“万古千秋”。诗人也得意地说“此语有神助,非我语也”。于是引出梦见善于文辞的从弟惠连而得“池塘生春草”佳句的典故。

寒风不再,春日融融,但官场失意的颓丧心绪一直挥之不去,让他寤食难安。还是登高望远,以舒心解忧吧。他带着随从,头顶太阳,骑马来到郡城东北的东山(今海坛山)。山上兰草披坡,莲花初绽,谢灵运一一观赏后,登上山顶,遥望浩渺的海湾,海浪的豪迈与激情冲击着他的内心。谢灵运又轻扬马鞭,来到了郡南门外的南亭,南亭林木茂密,他迎着山风,坐在亭子里良久,金色的斜阳把他孤独的身影越拉越长。人与山水的相遇相融,是一个内外交互的共鸣过程,他吟出了“密林含余清,远峰隐半规”(《游南亭》)、“荡志将愉乐,瞰海庶忘忧”(《郡东山望溟海》)等诗句。

郡北门外便是瓯江,瓯江当时叫永嘉江,自西向东横贯永嘉郡南部,江上帆影漂流,渔歌鸣晚。谢灵运经常在瓯江畔漫步,他喜欢亲近瓯江。永嘉郡城外的瓯江属于入海口,江面宽阔,江水浩荡,撑开一片敞亮的天空,谢灵运在南岸可见江流中间有一座孤屿,若隐若现,有灵异之姿。这一天白云丽日,谢灵运在僚属的陪同下,出北城门,登船过江,横渡前行,靠上礁岸。登上岛来,谢灵运才发现这孤屿实为两个小岛,东西对峙,四周碧波激荡,远处水色苍茫,心想这江心孤屿真乃远避尘缘之仙境,捻着胡须,高声吟唱道:“乱流趋正绝,孤屿媚中川。云日相辉映,空水共澄鲜……想象昆山姿,缅邈区中缘。始信安期未,得尽养生年。”江水澎湃,浪花翻涌,他感到心身遁物。

这是山水名篇《登江中孤屿》中的诗句,从诗中可知,当时瓯江口的江水是清静碧透的,没有后来携带的大量泥沙,让现在的我们艳羨不已。这座江中孤屿后来声名鹊起,被誉为“瓯江蓬莱”,列入“中国四大名屿”,千百年来文人雅士纷沓来,留下著名诗章八百多篇。

自然山水可行、可望、可游、可居,也可沐、可思、可吟、可咏。自然山水对于生命的启示,是客观世界与主观个体的联结和超越,可让人开阔心志,洞彻天道。

游吟温州山水的谢灵运,是中国山水诗的开创者,也为温州留下丰富的诗文。据现今掌握,谢灵运以温州为题材的诗作有二十四首,其中二十一首为山水之咏,另外还有《游名山志》里的多则残文。其数量不菲的诗文,叙事描摹精微真切,写意抒情独特细腻,共情思辨超拔深邃,既为历代读者所喜爱,更成功塑造了温州山水的神韵风姿,也让温州享誉海内,名扬千年,获得了“山水名城”“山水诗发祥地”的地位。如果要在悠长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,选出一位温州山水的代言“达人”,恐怕非谢灵运莫属。

三

谢灵运与温州山水的关系,开始是偶然,后来是必然,从此结下的这份不了情缘,至今难解难分。

谢灵运有着一颗不安分的诗心,对山水的热爱与生俱来,对清幽秀朗的温州山水有着浓厚的兴趣与情感。他在温州游历南北,纵情大自然,创作灵感频现,创作热情高涨,为文赋诗,为后世留下了名篇佳作。这是温州有幸,温州山水因谢灵运而闻名天下,使温州从一座山水城市成就为一座山水诗城市;这也是谢灵运有幸,温州山水成了谢灵运的“诗与远方”,使他成为千古名士、诗坛大家。

谢灵运担任永嘉郡守期间,体恤民情,也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他提倡发展农桑,让郡内百姓多种桑树,养蚕织絮,有诗“浮阳鹭嘉月,艺桑追隙隙”(《种桑》);召集文人士,共商教育大计,有诗“曾是展子心,招学讲群经”(《命学士讲书》);寻找文化遗迹,考察佛教事务,有诗“望岭眷灵鹭,延心念净土”(《过瞿溪山饭僧诗》)。虽是如此,出身官宦世家的谢灵运志在济世经邦,在乎庙堂之高,对官场仕途难以割舍。

相隔1600年,谢灵运在温州真实的生活、精神面貌早已被历史尘埃所遮蔽,他行走在温州山水间,且行且思,苦乐自知。我们只能从他的诗文中寻找线索,获取他模糊的形象和大致的踪迹。谢灵运的诗文融情寓意,读来没有太大隔膜,对于领悟和推断他的处境与心境没有障碍。透过他的诗句,可以感知他在温州的言行,了解他的精神世界。

那次深秋病倒之后,谢灵运卧床于府署,除了吃药调理,不忘看书写诗。院中有风徐徐,竹影洒落一地,床榻上的诗人感觉寒意刺骨。温州远

离京城,他仿佛是孤雁独飞,极度郁闷中,他读起了老庄的文章,心绪顺其自然吧,就像孤雁飞到哪里算哪里,便写下了《斋中读书》一诗。

谢灵运久病初愈后,虽然身心羸弱,却继续泛舟游湖、循径登山。温州山水一定程度上抚慰了他的内心痛苦,却痊愈不了他的内心大伤,始终无法摆脱笼罩着他个人命运的困顿。他想:高堂之上的君王可以决定他的生死,京城健康的小人可以对他进行赏罚,做官是危险的,仕途是险恶的,令多少人厌倦、惧怕,辞官回乡,归隐山林,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?于是,他把自己归隐的想法写信告诉正身处要政的三位族弟,而族弟均回信劝他不要离职,从长远计,静待时机,东山再起。但他去郡归隐的决心坚定,写下《辞禄赋》,托病辞职。

在离开温州之前,谢灵运在郡城里转了一圈,斜阳草树,寻常巷陌,小桥流水,船渡人家,温州城自有一番番雨脱俗的气韵。而他却像倦鸟一样,只身而来,独自离去,寻找自己的归途。对于温州,他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。

又是一年深秋季节,“野旷沙岸净,天高秋月明”(《初去郡》)。那是南朝宋永初四年(423)十一月四日,38岁的谢灵运踏上隐居的路程,要回老家会稽始宁墅。动身那天,郡城里的官吏与民众纷纷前来送行,从郡治送到郡北门外的北亭。在谢灵运的再三劝阻下,吏民们才停下脚步。瓯江涨潮了,谢灵运要趁着涨潮上路,当他走下埠头将要迈进舫艖时,突然背后传来学子们齐诵的诗声:“潜虬媚幽姿,飞鸿响远音……”谢灵运在温州时间不长,但温州人民的淳朴与真情深深打动了,不觉潸然泪下,便回首哽咽道:“晚来牵余荣,憩泊瓯海滨。时易速还周,德乏难济振……前期渺已往,后会邈未因。贫者阙所赠,风寒护尔身”(《北亭与吏民别》)。江风习习,水波淼淼,岸上送行的人也说:深秋风寒,先生一路多多保重。

天高秋月明。秋天的月亮,皎洁明亮,谢灵运的山水诗,就像一轮清空中的皓月,照耀着中国诗歌的天空。

时间的江河顺流而下,几个世纪过去,谢灵运一直都是热点人物,直到今天依然热度不减。谢灵运官场失意,诗场得意,他的山水诗风靡海内外,影响力巨大,被后世尊为中国山水诗派的鼻祖。作为古代山水诗的高峰,谢灵运对山水独具匠心的抒写备受历代文人名士推崇,孟浩然、吴隐、陆游、汤显祖、黄宗羲等都慕名游览温州,追寻谢公踪迹;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苏轼、辛弃疾等虽没有来过温州,却写诗填词追捧谢公,歌咏缅怀,历朝历代倾慕、崇拜、吟咏、研究、追随谢灵运的人数不胜数。

温州人更是不忘这位父母官,为了纪念和瞻仰,在积谷山下修建了池上楼,那池塘也改称春草池(也称谢池、灵池),另外还有谢客岩、谢公亭、康乐坊等多处人文景观。更重要的是,温州学人周行己、许景衡等,深受谢灵运的影响,成为“永嘉之学”奠基人,薛季宣、陈傅良、叶适等继承了谢灵运的哲思精神,成为“永嘉学派”创始人。永嘉四灵(赵师秀、徐夬、徐照、翁卷)延续了谢灵运的诗风,成为南宋诗坛独树一帜的诗歌流派。日月升落,星挪辰移,谢灵运的那颗诗心与温州人民的心是相通的,谢灵运也成为温州千载流传的文化符号。

都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现如今,温州在中国,早已被文化力与经济力双重推进,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,成为一个瑰丽多彩、开放包容、敢为天下先的城市,而温州“诗画山水,温润之州”的形象始终如一,不曾改变。近年来,温州各界在纪念谢灵运出任永嘉郡守1600周年之际,设立首届谢灵运诗歌奖、中国(温州)山水诗文化节等。当我们翻阅谢灵运在温州写下的那些诗句,又一次与他老人家相遇,我们仿佛看到谢灵运带着南朝宋时期的往事与风声,依然站立在他的颀滴之地温州,越以手抚须,极目远眺,瓯江浪潮滚滚而来,穿越历史的深处,走向时空的永恒。



上的鹊巢,恍惚间,觉得它是一个露天电影院,演绎着一场场悲欢离合,传诵着一幕幕喜怒哀乐。

冬日午后,偶尔走入田野乡村,一间间横卧的房屋排列在大地上,端庄而稳健,犹如人类在大地上的一个个鸟巢。鸟巢是温馨的心灵港湾。在荒凉之地遇见鸟巢,每个游子都会心涌暖意温情,仿佛是故乡深情的呼唤。

多年前,我曾驱车行驶在高速公路,猛抬头,看见一对色彩斑斓的喜鹊正张开金属光泽的羽翼,展翅飞向电线塔附近落户的鸟巢,怎么与变压器电表比邻而居呢?转而又想,不是稀里糊涂的鸟儿在犯傻,也不是在挑战不可能,分明是它们没有树木可栖,这是多么无奈无助的选择啊!

春风轻拂过,绿色渐渐绽放,树上的鹊巢的周围泛起绿意。“鸟鸣嚶嚶,求其友声”,它们在串门低语,还是在呼唤朋友?精心打理的爱巢,又迎来新的盎然生机,一群小鸟叽叽喳喳地把梦啄醒。幸福繁衍是人与动物爱的传递,生生不息。栉风沐雨的鸟巢,既是小鸟奔赴天涯的起点,也是老鸟们抵达生命的终点。

不久,树上鹊巢便被呵护在密密麻麻的绿叶中,仿佛层层包裹的果实,神秘而悠远,变成了一座秘密档案馆。大树宛如一位温存的长者,承载着岁月沧桑,放眼望去,鹊巢更像是烽火台的哨所,飞来飞去的鸟儿仿佛前阵阵地勇敢的猛士,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与神奇图腾了!